

<<碎红偶拾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碎红偶拾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435762

10位ISBN编号：780643576X

出版时间：2003-10

出版时间：江苏古籍出版社

作者：朱健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碎红偶拾>>

书籍目录

“无限惆怅，无限感慨！”“红豆”小辨“四大家族”都姓贾大观园里的“三驾马车”李纨的“叫板”聚焦王子腾贾雨村·王子腾贾雨村·王子腾续说林如海身后事为凤姐“圆梦”“吃不完的饭”贾府的教育——不好说林黛玉的家庭教师贾宝玉的家庭教师贾宝玉是“大革命家”横空出世石呆子秦可卿，说不清从秦氏说起贾宝玉发梦癫秦可卿，哪里来？“汉南春历历”推敲冯紫英林黛玉“绿珠坠楼”诗开到荼靡花事了老莱子与王熙凤诗情意脉，再说茶蔗疑义相与析试解“瓔珞”世外仙姝寂寞林嫁与春风不用媒《葬花诗》一解《葬花诗》续说诗中性情读宝钗“凤姐之父”索隐谈《妮媪词》再谈《棺衲词》歌成余意尚彷徨从晴雯之死到《棺衲词》林黛玉不如王宝钗.....

<<碎红偶拾>>

章节摘录

书摘 1999年出版了十大册《胡风全集》，皂皇巨帙，如丰碑焉。

《石头记交响曲》收入第一卷，不像初印时那么寒伧。

读邵、王两文后，便找出全集来看，不利出入颇大：一九三六年冯雪峰从陕北被中央派回到上海的时候对我谈到过，毛主席爱看《红楼梦》，长征中书丢光了(当是马列主义以外的书)，只保留着一部《红楼梦》；闲谈中说过“贾宝玉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大革命家”。

(《胡风全集》第一卷第316页) 两种版本，叙述由略到详，其间传达的历史讯息，我辈皆能品出，不必说了。

所言“闲谈”出处，见闻所囿，无从考证。

《文人毛泽东》一书有段文字，提供了些历史背景，可知“闲谈”有据：青年时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，他就读了《红楼梦》，在读书批语里，引用过前人对《红楼梦》关于“意淫”的说法。

1928年在井冈山期间，也读过《红楼梦》，还同贺子珍讨论林黛玉的性格。

延安时期，《红楼梦》是他同又化人经常谈论的话题。

(《文人毛泽东》第320页)“文化人”一词，把走过漫漫长征路到达延安的冯雪峰包括进去，情理中事。

离贾宝玉是“大革命家”仅一步之差，未免遗憾。

但开闻轶事足以补正史之不足，且常有点睛之效。

如会校《毛著》，这句见之于胡风笔下的“闲谈”，可供参酌。

使后人知道除了“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”等经典论述外，毛泽东闲谈《红楼梦》中，还把看起来一天到晚请客吃饭做文章无事忙的富贵闲人贾宝玉，列为“大革命家”，而且是“近代史上第一个”，比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地位高多了。

可见毛泽东也是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场合，对“革命”一词往往有不同说法的。

至于《文人毛泽东》一书，作者陈晋，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攻《毛著》的青年学人，有钩沉内藏稽考秘笈工作之便，自不待言。

未了，应就胡风引述毛泽东“闲谈”后，他自己对贾宝玉如何评说，摘其要者，抄录几句。

胡风称贾宝玉是“曹雪芹的理想英雄”，是和曹雪芹的“生命史一同诞生成长的”：是一个彻底的唯入主义者，在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，他反抗、抛弃了剥削阶级的一切恶行和伪善；他明目张胆地无君无父和离经叛道的宣言和行为；他不能容忍对无辜者的任何侮辱以至戏谑……而这一切又都是隐藏在大智若愚、大勇若怯的他那种贵族公子的日常琐碎生活和具体条件下面。

(《胡风全集》第一卷第354页) 胡风一生不做妄语。

以上引文有省略，但艺术分析、思想分析的精到，心胸风貌仍大体能见，可做“大革命家”注脚。

至于现实中的贾宝玉式革命家的命运遭际，胡风当然知之甚多，感慨良多。

所以《石头记交响曲》以“世末奸攻善，时乖劣伐良”两句开篇，曲中又以“含悲抒大憾”之语贯穿，回旋激荡。

碣悲者何?憾之何?是他所谓各种各样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“愚弄人、剥削人、奴役人、残害人、牺牲人”。

因此，胡风说“曹雪芹毕生用了整个身心追求一个理想，我把那叫做唯入主义(或崇入主义)：世界一切，严肃而正义的事业都是为人类幸福服务的，都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和合理生活服务的”

这些话在更深更广的意义上，对贾宝玉是“大革命家”作出诠释，只是未必尽符“闲谈”本义。

横空出世石呆子 庚辰夏至日，友人以娟洁小楷书就扇面一帧远道邮赐。

惶恐愧领之余，自然而然想起了石呆子。

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八回“慕雅女雅集苦吟诗”大肆铺陈，写香菱学诗、黛玉讲诗、宝玉赞诗、探春赏诗，连主持人薛宝钗的串场词都是精妙的诗论及诗人论。

孰料香菱刚刚表示学诗意向，“雅集”尚未开场，平儿就为薛家的棒疮药急急走来。

满腹诗情蓄而待发的甄士隐女公子遂不得不悄然隐去。

<<碎红偶拾>>

俏平儿，人缘好，但此佳人决无诗意，平儿不平，以愤激之词大骂“野杂种”贾雨村，捎带着以困惑之词谈石呆子的故事：穷得饭都没得吃的，却为几把旧扇子不惜性命，被贾雨村整得“不知是死是活”。

谈完即手捧薛家棒疮药而去。

于是在“雅集苦吟诗”人口处，横空出世，巍巍然屹立着一位石呆子。

而书中雅集诸君子，采取对石呆子绕过去的策略，视若不见，听若无闻，沉浸“苦吟”，自得其乐。

设身处地，将心比心，诸君子并非全无心肝，而是只能如此。

因为宁国府行政主管贾璉贾二爷挨揍，话题太敏感。

腹议难免，公开谈论则决然不宜。

所以连贾璉挨揍的由头石呆子故事，也只能心照不宣，避而不谈。

然而你我后来人身不在书中，自无也跟着绕过去避而不谈之必要，多半还要问个为什么要在雅集人口处设置石呆子障碍，令我们摸不着头脑。

四十八回平儿谈石呆子的旧扇子，有这样几句话：“原是不能再得的，全是湘妃、棕竹、麋鹿、玉竹的，皆是古人写画真迹。

”按：湘妃斑竹，人众皆知，棕竹现今也已入寻常百姓家；麋鹿为湘妃竹变种，别称“眉绿”；玉竹，又有“黄金间碧玉”之美称，总而言之，都是扇骨上佳之选。

王希廉于其下评曰：“湘妃是黛，玉竹是宝。

”又于“石呆子”三字下评曰：“宝玉是石黛玉亦石，同一石，同一呆，书之主。

”该评不为未见。

然而，读书，特别读红书而如此读法，委实兴味大减。

曹翁书笔墨皴染，意象繁富，蕴含难尽，其人其事其物其时其地，若刻意一一索隐指实，往往失却浑融苍茫大气象，又难见深微幽渺意趣。

只宜寻绎文间意脉，深省之，体味之，仁处见智，智处见仁，不循绳墨，或见方圆。

请听雅集主持人这几句串场词，是甄士隐女公子因苦吟而“茶饭无心，坐卧不定”时讲的：“你本来呆头呆脑的，再添上这个，越发弄成呆子了。

”又于香菱梦中得句吃语时说：“得了什么？你这诚心，都通了仙了。

”石之呆，缘于扇，香菱之呆，缘于诗。

石耶？诗耶？呆耶？扇耶？浑浑噩噩，难辨难分。

于是女诗人薛宝钗感慨系之而言曰：“又是可叹，又是可笑！”并发为精妙至极诗论：“诗原本从胡说而来。

”还有诗人论：“通了仙了。

”呆境，诗境，即是仙境，故可以通。

此境何方？或是湘妃、棕竹、眉绿、黄金间碧玉丛丛环翠而“龙吟细细，凤尾森森”的潇湘馆，或是莽莽苍苍人难识其究竟的大荒山无稽崖，或是有有无无的太虚幻境，或是别的什么所在。

甄士隐的女公子恐怕也难以说清东南西北。

你我后来人也许各有所见，另有所会，不必强一。

由是言之，雅集人口处石呆子横空出世，殆妙不可言。

仔细看去，似有无数字迹。

屏息听去，又在不停地背诵几句语录：……

<<碎红偶拾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序这些文白夹杂、俚俗并陈的文字，当初写时多半起于心血来潮，下笔也就随心所欲，没想过逾矩或者不逾矩。

现下有缘印成一本小书，不过是想博得读者同好会心一笑而已。

会心，指“红楼”一部大书，可以打碎来读。

偶然翻到一章一节，甚至没头没脑的一行一句(有时一字)，都可能成为通往太虚幻境大观园的一门一牖、一桥一径。

沉潜品味，证之个人生命体验，往往有恍然大悟之乐，足以澡雪心性，“红趣”无尽。

清人改琦(玉壶山人)绣像，向称精绝，深得“红趣”之旨。

比如元春仅宫装妇人背影，画而未画，不画之画，寂寞苍凉之感满纸。

朱健

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五日

<<碎红偶拾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